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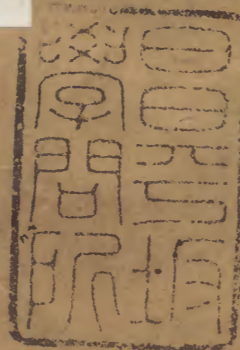
杜氏通典

卷十之二

食貨

漢書門			
二	四	二	類
一	四	四	號
五	六	四	函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元	二		漢
三	四		書
函	五	二	
二	〇	四	類
五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4
冊數	50(4)
函號	293 123





杜氏通典卷第十

增入宋儒議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食貨七

歷代盛衰戶口

丁中

漕運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
 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
 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
 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
 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
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
重石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
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

余唐

糧運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

也音起於黃睡直瑞反音誰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黃睡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縣睡即

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瑯琊今高率三十鍾密瑯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

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漢興

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

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

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錮道數千不輕致輸

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

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

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

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

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

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

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

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

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徙之費擬西南夷又

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

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

至一作率

余唐

到一作利

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壩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

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制上篇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流入于河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

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

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

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

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

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

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

拜湯子昂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五鳳也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陝郡地上黨今高平郡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原今太原西河郡地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

萬萬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

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

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

至於今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

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

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

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蜀相諸葛孔

明出軍至祁山今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案亮集督軍龐力耳勸篤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

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
 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
 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角細者為牛舌曲者
 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舌曲者
 攝者為牛鞭勒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
 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
 馬法曰尺寸之數勒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
 寸二分左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
 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
 墨去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
 寸後軸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五寸長二寸廣一
 寸後軸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五寸長二寸廣一
 同後五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軸孔分墨
 四寸後五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軸孔分墨
 分後一尺與等板方囊一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
 寸高三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前後同上扛孔
 解三斗從上扛孔去勒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
 法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
 寸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
 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扛

三尺一寸廣一寸五分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陵
 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懷帝永
 嘉元年修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場烏割成帝
 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
 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
 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嘉州仍代經畧
 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
 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
 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

顧一作雇

郵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
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
公物顧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
州一車官酌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顧價
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
人顧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
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疋市材造船
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二車車取三疋合有
三十九疋顧作手并匹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

船計一船騰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
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或載私人顧價遠者五斗
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
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
石准其顧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
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騰布千一
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
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
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
十並今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

通鑑

卷之六

能卷

達潘陂其陸路從潘陂至倉門調一車顧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關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顧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今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左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

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其陳便利無容輒抑若効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洹夷路音河濟平流而

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
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
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
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所有缺
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
宜遣檢行閑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
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
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
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

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
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
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
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
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
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
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
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
求於崤崦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算頭山語訛亦曰沂屯山即崤崦山河
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

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
 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
 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
 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于車運十倍
 有餘不費半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
 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半又不廢田甚善非
 但一運自可求以為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
 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
 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
 福昌縣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伊州今陸
 軍縣邠州今
 鄧縣餘並今郡

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
 華北
今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
 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
 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
 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
 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
 西京
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
 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
 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
 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

且上二有善字

漢書

卷之九

九

余景

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

河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

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末等郡。吐

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鄯。音善。且子餘反。適。天下

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

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

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

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大唐咸亨三年。於

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

楫。至京故城。楫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

○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

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

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

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

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

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

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

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

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

淺。船艘隘。開船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

下船一作般

下洛一作路

通鑑

卷之九

九

余景

栢一作柏

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
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
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
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
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
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
原倉。求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
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
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
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
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
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數年之外。倉廩轉
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
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
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
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
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
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
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卽

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卽匱乏。往者貞觀末微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

陸運

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

東一作南

便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
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
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
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
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勅鄭州勅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
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
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
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
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

上而一作不

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
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
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
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
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
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
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
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

詳述列

夏一作夏

漕運

社氏通世卷第一

十三

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水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漕二水會于漕渠每憂大通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大原倉又運至求豐倉及京大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舍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遞場為交場兩遞

漕大歷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謹正而王其業王音于况反正鹽筴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此其大曆也數曆鹽百升而釜釜音十鹽十二兩七分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使鹽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升加一強釜百也

上六通五十六卷一

一百

許達刊

卷之十

本以通考卷第十

五

二一作三

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
 六斛。四。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
 所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
 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計也。對其大男大女
 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
 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
 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
 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
 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四百鍾。十月人三
 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稅。千四百鍾之
 籍。人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二萬萬矣。以此

為一作謂

三下共有十字

公書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
 萬。諸君為老男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
 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
 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而然。則鐵官之利。可
 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
 一國而三萬人。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人耳。其常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
 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
 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鍼。一刃。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
 鉞。若其事立。鉞。大鋤。謂之。行服連。輦名。所以載。軺
 羊。昭。輦。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余唐

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鉞之重
 加一也三十鉞一人之籍鉞之重每十分加一
女之籍得三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
十鉞也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
五六爲三十分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每十分加
七分以爲強而取之則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
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器彌多然則舉臂勝升音事無不服籍者相公
 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
 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售鹽
 於吾國彼國有鹽而吾國爲售耳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

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當十錢者吾又
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
令吾國鹽官又出而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
糴之釜以百錢也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此
也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又曰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君伐菹薪草
可糶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枯
曰菹采菹水爲鹽菹海正征音而積之十月始正
 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
 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
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之人本
充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此則坐

鹽鐵

北地通典卷第十

十一

余唐

長十倍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

國本國自無鹽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古圍與樂同

用鹽獨甚相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漢孝

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

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

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鹽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以致富

羨羨饒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沮才不可勝聽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鈇音徒故沒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計使屬在所縣

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舉皆也普天作官

府主煮鑄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

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見郡國多不便縣官

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價貴或強令民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

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

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

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

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

後教化可與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押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之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

之

爭一作浮勢下有民字

廬一作慮

姓一作家

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拜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爭利務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廬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牆不在胸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

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
 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
 器者農之死土也死土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
 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
 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
 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
 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
 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
 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
 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

征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
 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
 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
 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
 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
 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
 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
 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為之百倍
 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
 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况於人

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叫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酤酒關內。鐵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

歸。而無以自業。於時定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譴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

鹽

杜氏通典卷第十

十九

江永登

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卽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恪。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

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戍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天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

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太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文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

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地。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下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因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

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
 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准第四等又
 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
 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
 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
 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
 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
 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一貫榮州
 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
 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
 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
 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
 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
 以後天下

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
 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呂東萊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
 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責
 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責者不
 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
 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
 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
 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
 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
 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

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十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餘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唐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

漕運

杜氏通典卷第

五三

余告

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金。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倍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

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

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

稱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

京口是諸侯燕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申漕運。致位宰相。李錡留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師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住汴。其次北方西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止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路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

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州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朝楊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爲姦所費甚多東南入

京之粟亦少故大倉之粟少似東南畝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環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嘉祐三年詔令江南東西一年各限船添捕工及駕船卒團成本路糧綱自嘉祐五年為始止令逐路據年額斛斗般倉却運鹽歸本路發運司更不得支撥裏河鹽糧綱往諸路初發運使許元言江南東西荆南三路供斛斗舊皆逐路載至真楚泗州復載鹽以回而休船不出外江謂之裏河綱每歲往來四運入京乃敷上供之數至十月放牽駕兵歸營謂之放東比年諸路轉運司年額不敷發運司不放兵卒歸乃令出外江邊公江州軍載頭運故諸路糧船大半為雜船綱惟要發運司船鹽往逐運米而還且休船不謂外江風水沈失者多既從許元而會元罷去不即行改時降是詔而諸路舟終少發運司又奏乞令汁綱出漕而執政取以中旨抵絕之諸路既患船不得出兵梢訖冬坐食而苦不足皆盜般船材以費船愈壞漕年額又愈不足執政初但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糧綱多雇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既少

至多當令守船又實無得息者至治平三年乃詔漕法出漕然尚限數其後遂復許皆出如故出會要
呂東萊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而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者鹽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於海劔南西川出於井如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略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九 神宗皇帝 治平三年 漕法

有鹵池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威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洪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洪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於是論其作俑出於管仲計近功淺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權論禁權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贍一方之用於大農之國計不與焉前代鹽法興衰皆不出於所論今且論本朝鹽本末本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

本朝鹽本末本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

國用方其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權最資國用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於解池當特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嘗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本朝議論最詳大抵解池之鹽味不及

西夏西夏優而解池劣價直西北之鹽又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所以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抵南方所出是海鹽自漢以來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皆烹煉然後成兩處之鹽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如耕種疏為畦壟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所以北方皆坐食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夫海鹽井鹽全資於人解池之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至徽宗時如兩浙之

鹽多有變更。自蔡京秉政，費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日，各適所適之地，遠近以為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之變，緣宋徽廟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為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彌滿，流入解池，不復成鹽，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徭役，盡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是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榷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榷，惟是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後本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榷。仁宗時議者要禁榷，仁宗不肯。神宗時，荆公章惇亦欲禁榷，神宗亦不許。自後章惇為相，方始行禁榷。犯刑禁者甚多，盜賊茲起。河北所以不可禁榷，兼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如井鹽官司只纔一井，故井鹽可權。如解池之鹽，毫釐封守，亦可禁榷。海鹽亦待

煎起爐閉爐非一旦所成官司又勤禁察亦可禁榷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為墻垣籬塹封守又却纔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煮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惇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慆悍鹽又易成小人圖利所以不體朝廷之法遂輕來相犯鹽大略如此然推大綱論之鹽固是二代以前與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蓋所謂興販煎鹽皆非地著之人因焉取之以寬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之欲寬不盡其利則鹽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見小失大鹽法所以不行

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洩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

役一作復

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或省及徒役。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四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言數不足。與本文乖。

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四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言數不足。與本文乖。

矣。或者茂陵書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說之不盡乎。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搖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

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

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

功多用超。大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

雜而多端。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

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武

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

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

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其

各有差。以復終身。所患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鬪鷄走狗。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

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

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榜。開賣官

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

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

嫌其銅臭。則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

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大

朱仕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
 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
 使人於單席上舉縕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
 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
 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
 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
 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
 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宣二年初承喪亂
 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
 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
 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
 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
 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
 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
 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
 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
 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
 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
 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
 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

寫有等

上本通典卷十一

四

朱仕隆

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廼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

約

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

權酷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酷。韋昭曰。以木渡水。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權。約音酌。 孝昭始元末。丞相車

權

此亦通典卷十一

五

陳林

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權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義和魯康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之音。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顧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也。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久。可以相御也。

率上一有均字

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入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載灰炭。載。醉漿也。載才代反。給公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

雜古

生天通典卷十一

六

陳林

店下一有自酤二字

用不足。奏請權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竿緡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特竿輶車賈人緡錢。

皆在差。請竿如故。紙一十為竿也。詩云。維絲伊緡。

諸賈人末作。世具貨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賈

及商以取利。去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

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者。則出一竿也。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輶車一竿。此例也。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竿。

也。商賈人輶車二算。商賈人有輶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

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天得告。以半與之也。

子既下緡錢令而尊下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
 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揚可人姓名據義從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人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揚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王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中家以上大抵皆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往往
 卽理郡國緡錢而理就其所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
 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
 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入偷其食好
 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

鹽鐵及楊可居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
 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宮而水
 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往往卽郡縣比投入
 田田之卽就也此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
 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
 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
 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
 告緡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
 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

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
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人競商販
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
實利在侵削此亦竿

雜稅

漢 後漢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漢 宋 齊

後魏 北齊

北齊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
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
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買船大初四年冬
行回中徒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

夏率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

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宣帝時耿壽昌奏請

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

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

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

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

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

獸魚鼈百蟲於出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

織絰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

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

陳林

使

山

縣上一有知字

稅田一作口四

四下之名云一本作文
巴人謂賦為實因名為
焉實之名舊矣其賦錢
四下則始於李雄也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
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群起匈奴侵寇大募天
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
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
等說帝令斂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
薄賦其
人口出錢四十之名舊矣其賦錢四文邑宋元
人請賦為實因為名焉十則始於李雄也
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
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
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
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

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
肅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
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
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
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
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反直人自
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
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
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入損政實
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

推說

土官通典卷二十一

林

小一出

市

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時昌二年稅布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

為一作怪

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簿斂何足為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入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取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

推究

上元通典卷十一

十一

余清刊

斛下一百斗字

致政

稅商賈以克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
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
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塘
商旅率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
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
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吏
計不給每畝
更加五文
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
者十分稅一

平準

均輸附

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鄭玄曰
斗斛之屬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
度丈尺也思次介次也若
今市亭然叙肆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
行也肆異肆異以致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
則市平而無用禁之

則市物鄭眾以商賈阜貨而行市通物曰商
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召價買也物有定
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
以質質小市以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
劑音子隨反以泉府同貨而斂餘同共也
以賈人為者知物以泉府同貨而斂餘同共也
之情偽與實詐爾以泉府同貨而斂餘
人貨不售則賈而與之大市日又而市百族
人為貨則賈而與之大市日又而市百族
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
販夫販婦為主又曰跌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
客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必
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眾也凡
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

本

上

三

全

者使亡靡者使微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
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人謂物行苦者也使有
之也後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鄭眾云
亡者使有無此物則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開利其道使之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即印章如今以檢封矣使入執之以通商以
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
也市國凶荒禮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泉矣有災害
不可因稅為入乏困也金銅無凡市偽飾之禁
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人
 在入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
 在工者十有二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
之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
則未聞焉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恒

物下一無以字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也○漢武帝征伐四
 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
 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
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
利漢書百官表大
司徒屬有平準令
 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
 大領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
 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
 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
 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平準

平準

十一

葉得

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
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
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
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及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
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
錢金以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
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
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

人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
源，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
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
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末
寡而趨末，眾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
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
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
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乃
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
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

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
 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
 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
 沙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
 齊之魚鹽氈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
 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
 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
 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
 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
 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

是以前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
 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入以德則人歸厚示
 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
 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
 而民猶為非况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
 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
 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
 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獲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
 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

平準

十四

王元明

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關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

均輸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

人財一作天財

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谷纒旌玉石。谷纒旌屬。可以為布。旌屬之屬。盧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枏梓薑桂。金錫連。音連。鈔之末。鍊者。丹沙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

山出異珍。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之所喜。而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食。商不出則三璫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有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鮮則

寶

熊文林

字恐当作子 關

礼一作理

富家貧，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計然師文字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禮也。六歲一穰，六歲一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貳，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

地下一有力字

生

侯時李憚務盡地而自盡，樂觀時變，故人妻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碩斗，取上種，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源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季在岐，文王作鄴，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隴隴為要路之間

平津

杜氏通典卷五十一

七

隴

畜下一有畜字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徙櫟邑左馬北鄰戎
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諸陵四
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人益玩巧而
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也饒庖薑丹沙石
銅鐵印都出銅竹木之器南御滇焚滿北僂僮
西近印笮右各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
所不通唯褰衣糾縮較其口在漢以所多易所
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
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

沛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

都河東堯都晉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

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

其俗纖儉習事楊平楊楊及平陽陳西賈秦翟

北賈種代石北石邑縣地邊胡數被冠人矜慎

伎慎音與伎音之致反今好氣任俠為姦不事

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

羨其人羯羴不均羯九竭反羯羴自全晉之時

已患其剽匹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

猶下一有有字

魏標

中史作種

入

絲作種後

匹

榮

情千

曰下食史作會

平淮

杜氏通典卷十一

十一

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之中，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一生脩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絲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四十牛千蹄角，百六頭馬貴而牛千足，羊_{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瓊水居賤，以此為率山車千章之款，款木所以為平石魚陂，魚以兩為計

變色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山南河濟之間千樹款，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若十畝，厄茜，音商其花色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奕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渠畧反徐廣曰：食聚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

平淮

杜氏通典卷十一

十一

朱仕啓

史令作今不下有待字

方下一有言字

史十作千

也令理生不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
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
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
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
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
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
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瓠長頸也漿十甌甌金也屠
牛羊彘千皮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
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章材也舊竹竿萬箇其
輶車百乘馬牛也牛車千兩木器髹徐廣曰音者

千枚鋪器千鈞二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茵千石

雙僮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務

牛十足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答

布皮革千石答音土合反漆千斗藁麴鹽豉千

荅或作答器名有饑孫叔教云鮐鮓千斤鮐音

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千種子

貸金錢千貫節駟會駟音祖即反駟會也即節

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

史注無為字
牛十足史記漢書並作筋角
丹沙一本同史

升

節

平佳

上六頁

三

受

家上一百錢字
家上史漢並有錢字

下未史漢並無

史宿作富

粟

通一作犯

埋

概

而十得三廉賈貴乃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
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
齎貸子錢子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
未決未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
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
富埒關中宿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嗇田蘭章
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社也亦巨萬此其
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通姦而
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
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

其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
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
必用其奇勝田畝拙業也而秦楊以蓋一州掘
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用
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醫小業也而張氏千
萬洒削薄伎也理名刀而鄧氏鼎食胃脯簡微也
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理擊鍾此皆誠
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
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

郵

田

平

平

三

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即非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易所謂理財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正辭。禁人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辦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除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一用之。月出息五百。樂語五均。樂語元語。河間也。貸音土。得反。樂語五均。樂語元語。河間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傳記各有幹馬。幹音也。今開除貸。

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皆靈。故言登也。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司市錢府也。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

平

平

三

揚

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瘦者。使積也。以防入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積物待賣也。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義和置命士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

張長督臨淄姓偉等

姓名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簿計也

府藏不實百姓

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殺之將

殺之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

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

贍

仰音牛

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入用也此六

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

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

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

吏猾人並侵眾庶各不安坐○後漢章帝時尚

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
 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
輸於均故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
曰均輸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
 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
 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杜氏通典卷第十一

杜氏通典卷第十二

增入宋儒議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糴 常平 義倉

周 戰國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 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解在錢幣篇大公退又行之

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

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

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

經重

杜氏通典卷第十二

余世清

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

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

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

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

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為斂糴民重之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斂散之

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

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

種饗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蒙

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

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羨餘也

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

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

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

術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

龜弗克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

龜象社稷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

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

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吉於去則調盈

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大公管仲之所執

管子

夫龜者上達祗神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齊也斯故往者用之為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沛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南貴名玉之所出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

對下有曰字

公曰何謂也對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虎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幘列大夫中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為君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而常餘十年而

余生清

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人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鋸也鋸等若千步畝之數，計本量委積委則是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嗣音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然則節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也餘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本則務農趨讀為促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能以為理。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

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出；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予音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有不也音賚賚音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余仕清

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
 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
 行茲，謂塞利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
 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
 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
以然若巨橋之
 粟貴糴則設重泉戌之類是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
 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
服魯梁緇相公問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
 管子曰：執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
夏泰秋泰冬泰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正令之所
令之所

以一作已

貸一作貨

辨兼之時也。君素之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
 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
 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
言四時
 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穰，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相公
 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筐乘馬所謂篋乘馬
者筐猶實也篋者以幣
 為篋而洩，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
 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
 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
 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
常券

陳才

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

日而決國筭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入間自漢興臧賈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

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其文字凡問古人之善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况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糶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州縣也。

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穀十二人舉所最粟。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

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藉於人。相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

陳才

上六

上六

上六

上六

上六

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為可請以令發師
 置屯藉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十鍾之家不行六
 為鍾四斗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
 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
 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
 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得挹損焉挹猶謂減
 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使無
 券契之責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
 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
 饑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欲以東之賤

復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
 五鍾五鍾百泉則鉅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鉅齊東
 為釜為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鳥侯反泉錢也齊東
 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
 得以五穀菽粟決其藉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
 其藉東出三釜而決其藉然則釜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
 西之相被遠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在
 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西之人則東西俱平
 義成其業霸所行權術因而發非桓公曰糴賤
 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之

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

京者二家太困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

使玉人刻石為璧尺萬泉八寸者八千行令半

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

子謂相公曰北郭有堀闕得龜者堀穿也求物

曰關求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

百里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君

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賜若服

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

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託舍於若託舍

以終而身也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

貨之是也無至寶而而藏諸秦臺秦臺高立

瑤曰無貨立龜為瑤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

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貲之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瑤為貲音致下以

假子之邑粟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葦築室賦藉

藏龜葦更也賦敷也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

三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相公曰吾欲西朝

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

託其地

天下下一本有天下二字

管子

管子通典卷第十一

城陰里城者築城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

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記築築城因使玉人刻石為壁刻石

留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

千丁仲瑗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

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壁

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入朝

天子許之天下諸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

帛輸齊輸音去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財

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福

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

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

鍾列大夫藏百鍾列大夫中富商蓄賈藏五十

鍾內可以為國委於偽外可以益農夫矣相公

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人多稱貸負息以

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此何以洽洽通

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管子曰唯維膠數

為可耳膠讀曰繆假此今表稱貸之家表旌皆

望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使八使者式壁而

一本無維字膠作繆
膠作繆繆作繆

妥

聘之以給鹽菜之用存令使者齎石壁而與仍稱

貸之家皆齊稽首穎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

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

有崢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使有以給

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

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逢

螫逢古蜂字螫音尺亦反言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陵奚反縉之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

桓公即為服於太山之陽魯梁二國在太山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百斤子十至而金

千斤則是魯梁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聞之則

教其人為綈十二月魯國中人道路揚塵十

步不相見綈綺而踵相隨綈綺謂連續也綈

轂轂騎連伍而行轂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

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

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

陵一作徒

相及猶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相繼速之賦正音征魯

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三月而得

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周月魯

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音與則熹奪

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賢而不見奪

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憂可洽於上也洽通租

藉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曰租藉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五霸之君去丘呂其所

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從也春

賦以斂繒帛夏貸以叔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

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

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則凡五穀者

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

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

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故

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萬民無藉而國利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藉謂之止生畜

收反是使人毀壞廡室是以六畜藉謂之止生

不競收養也以田畝藉謂之禁耕是止其以正

人藉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正戶藉謂

放一作取
作一作非
禮一作魯

不遂一作行逃

之養贏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已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

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

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之穀碩十錢大男

食四碩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碩月有三十

之藉吾子食二碩月有二十之藉歲凶穀石二

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

有四十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案古之石推今之三

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

是人君作發號令收禮而戶藉也使人君守其

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藉者也禮斂委所

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也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

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

九月而相公問管子曰此何故也萬乘千乘之

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

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

以事耜夏有以決同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

也相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

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

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

陳林

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幣。委蓄也

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錕鉞百萬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秋國穀去參之

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

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其俗價國穀

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

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

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

耳。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理土田。秦

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

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

時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

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

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

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

穀不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

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

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筭也此以
 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
 傷人此人謂世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
 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
 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
 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
 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
 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
 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
 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

十少四五百五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

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

今糶至於甚貴者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

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平歲百

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中熟

長四百碩官糶三百碩此為糶三舍一也而

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碩也終歲長三

舍二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碩終歲長

下熟糶一謂之中小饑則收百碩平歲百畝之

分百碩之一也中饑七十碩收二分大饑三

十碩收五分之二也以此推故大熟則上糶三而

熊劍

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三。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

穀。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糴。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

經

社

廿

余

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疆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

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各於郡

市糶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市絲綿紋

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尋市米胡麻

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

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

湘州理長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

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南兖州

二百五十萬南兖州理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

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

莊時祕書臣李彪上表曰昔之哲主莫不克勤

經重 北齊書卷之三 余富

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
 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
 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
 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
 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
 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
 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
城郡揚
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
 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在

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
 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
 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
 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天唐武德五年廢常
 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
 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
 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
 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
 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
 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又大

不一作未

勝一作升

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今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

蔡頌

錢一作賤

石一作石

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錢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百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初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

蔡頌

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

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

折納糙米一碩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東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五石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十碩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石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七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四碩

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三千五百八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八石劔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四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四碩

碩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千四百石 劍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七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 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一十碩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七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五石 劍南道 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關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

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食貨賦稅篇下經費之外常積羨

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

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

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割剝為務每歲

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

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

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

荐饑兇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

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翊業作程垂

葉得

道一作導

特一作搆

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
興之積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算睿謀舉無遺
策我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
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
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
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
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
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
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
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

毛之怨倒

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
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
唯食土毛之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
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
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
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
政治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
能達也民者暎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
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觀歷制作
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秦之霸

者一作旨秦作齊

餘一作於

省一作有

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疆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韜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省。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幣。

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興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損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眾。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江永厚

呂氏曰荒政條目始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
 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
 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
 年水湯七年旱而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
 天下無菜色者禹十
 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詳又始錯
 一日散利二日薄征三日緩刑地官
 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記
 有不登為入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
 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

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
 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
 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
 節財用三日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
 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
 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
 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
 侯甸男衛皆有餽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
 張斂散之權亦不須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
 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一不

登則乞糴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千百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

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

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于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又思

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趨辦
 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
 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
 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
 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
 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
 常苦枯旱穀價翔貴
 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
 遣大夫謁者教民煮禾為酪酪不可食流民
 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倉以廩之吏盜其
 廩饑死者十七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
 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脩次也所在蓄積有

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
 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
 士隨時理會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
 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
 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
 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隨所寓之
 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
 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
 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
 歲不登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得用傳出本紀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

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粟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很多倉廩不能供薰蒸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餓死死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林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廣父公私空室又因山巖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健得被澤之利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

食冷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地為場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折戴為之盡力此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義冢葬之謂之叢冢其間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又如趙清獻公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出言行錄熙寧中以

太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關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商輻湊諸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太抵天下事雖古今

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
舉而措之而已。然法固善而徒善不足以爲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荒政固有其法矣。而哀
矜惻怛則其所以行者。使果有哀矜惻怛之
誠。則其法不爲徒法。如雲漢之詩。序百姓見
憂。此是所以行之之處。論之水旱。蓋自有定
數。先王所以並走羣望。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如此勤渠。豈不知水旱自有定數。惟盡其誠
心。庶幾感格。憂民如此。雖有暴戾之志。必潛
消於冥冥中。入君號令。先出於至誠。斯民見

憂之辭。最當玩味。何故憂民之憂者。民亦憂
其憂。如此則上下互相體恤。無饑饉不能出
門戶。然百姓知上之憂民如此。則亦歸於無
如之何。必無暴戾之心。此是本根處。所以馬
周魏證告於太宗。貞觀之初。一疋絹纔易斗
米。天下恬然。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而
已無謗讟。及一疋絹易粟十餘斛。此心少懈。
百姓咸怨。出證本傳此是本根。今所論荒政。如平
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愷平糴。至漢耿
壽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

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

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嘉祐二年

詔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

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

城老幼疾病之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仍詔逐

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其所輸納上三

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

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二千石，

一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之慶曆嘉祐間，既有常

平倉。國朝淳化二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

北，國朝淳化二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

益梓利夔州荆湖南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

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

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耀轉以為

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

廣惠之田膏盡。熙寧二年制置二司條例司

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轉運

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廣惠

倉糾斗除依條合支老疾乞內人據數量苗

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博易其兩

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

熟以前召人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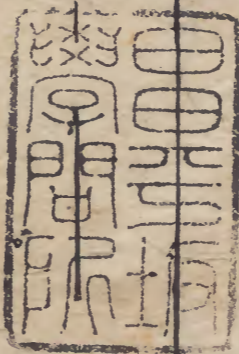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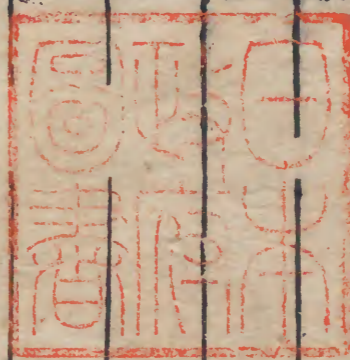
頭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頭納見錢皆聽

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雖得一時之

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

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卷第十二



姓氏通典卷第十二

